

編著：李懷通

篆刻顧問：李剛田

策劃：劉安成

紅樓夢印譜

李懷通



河南人民出版社

J292.47
43

紅樓夢



張通自署



詞譜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印谱/李怀通编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8.2

ISBN 978 - 7 - 215 - 06410 - 2

I. 红… II. 李… III. 汉字 - 印谱 - 现代
IV. J29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93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彬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26.5

字数 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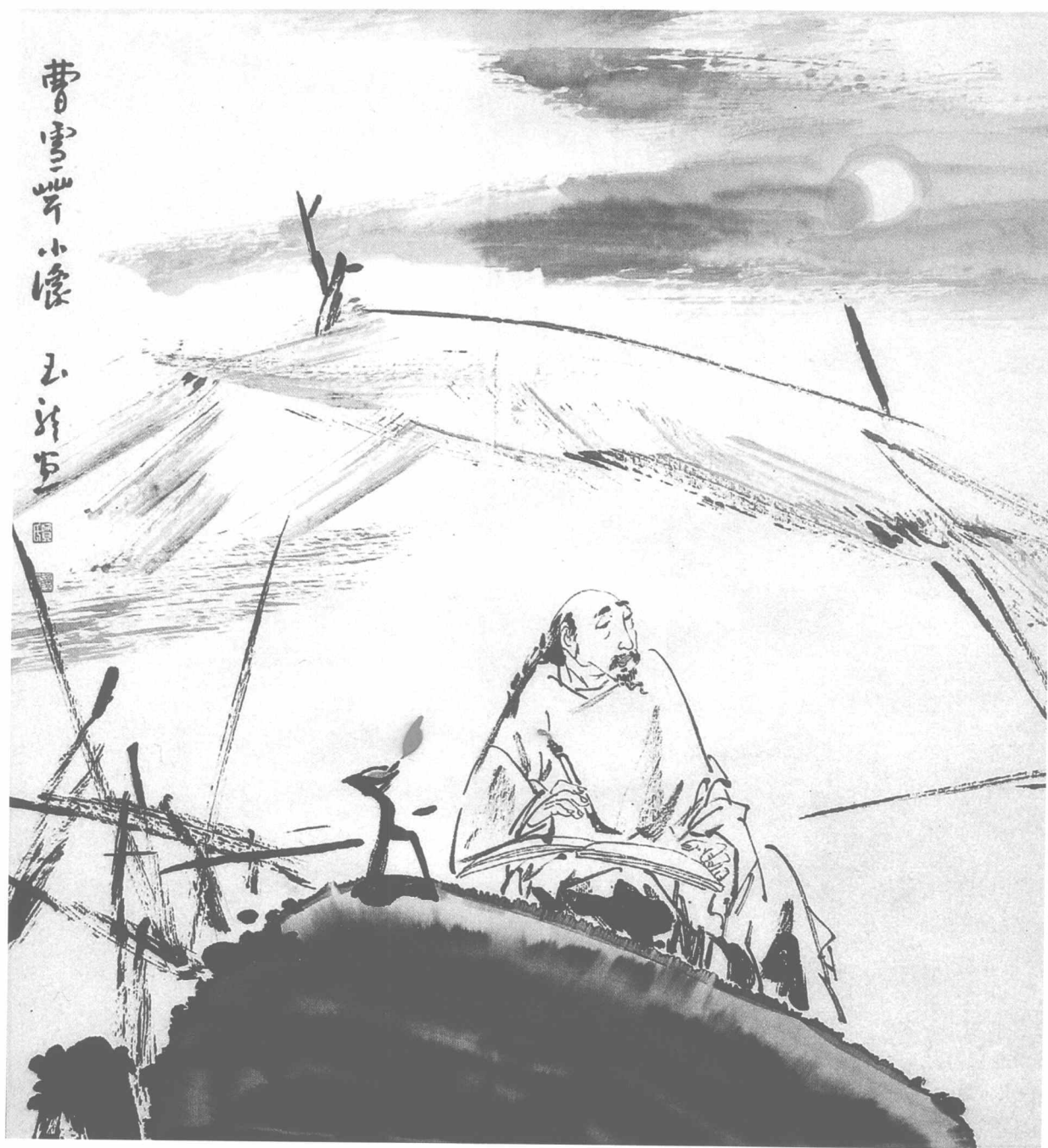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8.00 元

紅樓本是石頭記
鐵筆如
今記石頭雕
并就蟲存藝
海內家
形式兩千秋
詩賀紅樓夢
印譜丙戌秋
李剛田



李剛田：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篆刻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書法》雜誌主編、西泠印社理事。著名書法家、篆刻家。



曹雪芹小像

賀玉龍作

賀玉龍：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書畫院特聘畫家。1950年生於河南靈寶。長水墨人物畫，素描功力好，人物綫條準確。畫面設色淡雅，技藝純熟。作品《雲逐翠波》入選第六屆全國美展，並多次在全國各類美展獲獎，河南美術出版社曾出版畫集《當代中國畫名家賀玉龍》。曾創作大型人物畫《紅樓夢人物譜》近三百幅，《中國民族風情》五十六幅。《曹雪芹小像》即先生為本書創作。



《紅樓夢印譜》印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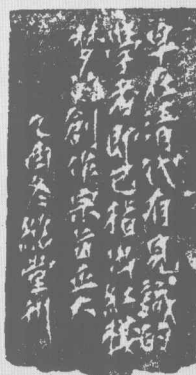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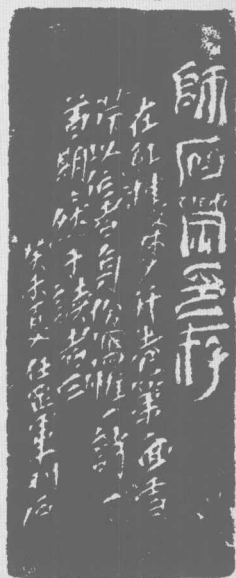


《紅樓夢印譜》書影之一



《紅樓夢印譜》書影之二

印款選拓之二



咏白海棠

紅樓夢第三十回大觀園諸才女結海棠詩社首咏
白海棠乃詩中魁首
有感于茲和韻一首原限門盆魂眼昏

冰晶玉潔入君門
素極蕊香情滿盆

自是清高難耐客
一盞情影便銷魂

神瑛吟哦空望眼
絳珠嘆呀枉留痕

夜闌不憚興
淚下久席散就黃昏

師石齋
李懷遠通



前言

《紅樓夢》開篇記載：石頭傳奇的故事是銘記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一塊石頭上而被空空道人、渺渺真人抄之傳奇的。因此，原本叫作《石頭記》的《紅樓夢》應該有一部用石頭來記敘的書。用篆刻這種不朽語言來解讀《紅樓夢》這部不朽巨著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參加《紅樓夢》創作并首次評批《石頭記》的脂硯齋曾很有見地的稱斯書「字挾風雷，韻成金石，血透紙背，身世兩忘」。可見《紅樓夢》具有濃厚的金石韻味。其中不少精言要義，讀之擲地有聲，思之耐人尋味。將其搜之成印，銘之於石，有助於使曹子「真味」從浩瀚的文字海洋中昭然得示。萌生刊刻《紅樓夢印譜》就是這樣產生的。

金石語言有其獨到的要求。筆者以為這些語言應該是文詞簡約，意蘊深邃，冶情益智，耐人咀嚼，它追求的是東方文化最含蓄的美的享受。這與《紅樓夢》的「正大宗旨」是一致的。本印譜入印的文字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原著中的點睛語言，體現了《紅樓夢》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二是紅學研究的精言要義，以不同時代紅學大家的研究成果，反映《紅樓夢》思想藝術的不同側面；三是擷取《紅樓夢》、《西廂記》、《牡丹亭》中名曲佳句，以增強對《紅樓夢》之美的理解和認識。近千方印之七千言印文，不少是原文入印，有些原文不便入印的則稍加刪改，但都未損作者原意。為便於讀者理解，每印或每組印附有文字說明。這些文字說明是印譜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記錄了兩百多年來紅學研究的足跡，其中不少是掠美於紅學專著。

讀《紅樓夢》之妙文，揣曹雪芹之真意，集天下之美石，制不朽之篆印，是為人生之一件樂事。雖勞其精力，疲其筋骨，耗其資財，然心向往之而樂在其中，皆在所不惜也！

認識《紅樓夢》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紅樓夢》問世兩百多年來的歷史是充滿激烈爭論而備受社會關注的歷史。在這股潮流中，《紅樓夢》愈益受到人們的殷愛。從清代學者認識到它是「天下第一奇書」，到現代紅學家肯定它是「文學領域的世界屋脊」，其間經歷了多少代人的努力。極為可貴的是西方不少權威文學家拋棄習見，承認《紅樓夢》「是一部蓋世無雙之作」（英國·查韋斯），「是世界文學領域獨一無二的不可朽巨著」（《美利堅大百科全書》）。就我們現在視野所及，好像古今中外文學巨著還沒有能與《紅樓夢》比肩之作。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紅樓夢》應該傾倒世界。」我們應該懷着十分虔誠的心情對待《紅樓夢》，對待曹雪芹。因為曹雪芹是不可企及的。這就是筆者在刊刻《紅樓夢印譜》時的心緒。

筆者以為：篆刻之美表現在石美、刀美、字美、色美、義美。同時筆者還以為：《紅樓夢》之自然天成、返樸歸真亦如印之石美，奇峰搜盡、出語驚人亦如印之刀美；詩詞工仗、聲韻有致亦如印之字美，絢爛至極，還歸平淡亦如印之色美；宗旨正大、意蘊高遠亦如印之義美。此之謂相得益彰矣！篆刻之美和《紅樓夢》之美兩者的有機結合是名實相符的「二美合一」。《紅樓夢印譜》的編刊不論是在構思篆印，還是撰寫文稿都十分注重這種美的結合。參加刊刻印譜的篆刻家主要有李剛田、馬紹堂、任綱軍、王孟久、葉新彥、郭格、蕭石、謝顯澤、李懷通等。

筆者對紅學和篆刻的知識有限，刊刻《紅樓夢印譜》這樣帶有創建性的著述自然疏漏難免。今不計工拙，披頭散發，付梓就教於方家學者，以期得到同仁的指教。

李懷通



《紅樓夢》是大清王朝的百年 紀文（代自序）

——女媧煉石補天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解

李懷通

刊刻《紅樓夢印譜》，不得不與石頭為友，不得不對《紅樓夢》所記之石頭的非凡經歷認真思索，因而對『石頭』之文外之旨、象外之義略有所悟。這與《紅樓夢》的宏旨密切相關，故陳述於後，斯為代序。

新版《紅樓夢》都把開頭的一大段文字算作是脂硯齋的評語，這樣一來，《紅樓夢》開卷的第一段文就是這樣寫的：『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注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祇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祇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

這段不到兩百字的『無稽』『荒言』，被安排在這部洋洋巨著的開端，作者是大有深意的。應該說過去學者都對此多有留意，但祇限於對『零一塊』石頭的認知，認為是作者以此自況，而對『三萬六千五百塊』則都未見其解。實際上，筆者以為，『三萬六千五百塊』才是作者在《紅樓夢》中最重要的一個隱秘。作者在書中一開始，即以『無稽』『荒唐』之言為斯書寓之宏旨大義。

筆者的淺見是：『三萬六千五百』之數是大清開國一百年之天數，與《紅樓夢》寫作之時相合。亦即曹雪芹開筆寫作《紅樓夢》之時，適逢大清王朝整整百年。曹雪芹以自家之盛衰經歷，預感到大清王朝的不祥未來，為當時看似昇平的封建專制社會開具了一張死亡診斷證明書：『榮華不繼』，『盛筵必散』，『一代不如一代』，『子孫不肖』，『後繼無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因此，可以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為大清王朝百年慶典寫的一部紀文。

現存脂硯齋評批過的《石頭記》十一個版本中，甲戌本最早，時在1754年（乾隆十九年）。如果《紅樓夢》第一回作者自稱『曹雪芹子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屬真，那麼甲戌上推十年是1744年。滿清入主中原的標志，一般認為是順治皇帝登極，其時是1644年，至《紅樓夢》著書之1744年前後，應是百年。不知道大清百年慶典是如何籌辦的，但我們從《紅樓夢》這裏看出了曹雪芹以十分鄭重的態度，為王朝獻上了一篇祭文。這篇祭文，實際是一座大清沒落的豐碑，是一曲末世的挽歌。在康乾盛世之時，《紅樓夢》以石頭的嚎哭，以一個百年望族的典型，警示王朝不可能永保無虞，覆沒將是不可避免的。

深知《紅樓夢》創作底裏的脂硯齋，對『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的解讀，從表面看來，似乎未得其解。請看脂硯齋對這一段關鍵的描寫是這樣評批的：『煉成高經十二丈』，甲戌本側批曰『總應十二釵』；『方經二十四丈』，甲戌本側批曰『應副十二釵』；『媧皇氏祇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甲戌本側批曰『合周天之數』。筆者以為，脂硯齋此批除『合周天之數』與時序有關，且語焉不詳之外，其他評批十分牽強，不合情理。對此，筆者的淺見應作的解釋是：『煉成高經十二丈』應作一年十二個月解，『方經二十四丈』應作一年二十四節氣解，這就比較清楚告訴人們以時序之感。『媧皇氏祇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應作大清自開天以來已經走過了一百年整，即三萬六千五百天。『祇單單剩了一塊未用』，甲戌本側批曰：『剩下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話。』脂硯齋這段話才真正撓到痛處。從這裏，可以認為脂硯齋對作者的意圖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對

脂硯齋這段批語再作一次評批，應該作的解釋是：剩下這一塊石頭既然不能補入天堂，就應讓它進入地獄，這樣就不會再有《石頭記》這部神話。

清初文字獄盛行，《紅樓夢》的作者爲了避免文網，不得不這種十分特殊的寓意，而讓人感到《紅樓夢》并非『傷時罵世』之作。這說明《紅樓夢》決不像作者表面聲言的『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考』。『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解，即在『荒唐』言背後，隱寓的就是上述『其中味』。也許脂硯齋對此十分清楚，而他也佯作糊塗，才將十二、二十四錯指了正、副十二釵。以後，緊接着作者和脂硯齋都對此一再進行掩飾，讓人感到煞有介事。在石頭意欲問世傳奇時，空空道人不以爲然，說：『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類似重復的描寫在第一回還有幾處。可見作者對這個紀年是十分看重的。既恐讀者不解『其中味』，又怕人們發現『其中味』。這就是《紅樓夢》紀年非漢非唐，風俗非滿非漢的特殊原因。

晚清紅學家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閑人在評批《金玉緣》（即《紅樓夢》）時，對這段話作的解釋是：『十二辰』、『二十四氣』及『周天度數三百六十五積百年則三萬六千五百有奇』。可惜他們把此話歸結爲『人生以百歲爲卒』，未對其寓意進行深究。

對於『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的正確理解，對解讀《紅樓夢》有重要意義：

其一，作者在開篇即鄭重彰明斯書是大清百年紀事，即是開宗明義告訴人們《紅樓夢》的主旨。第一回作者就假借空空道人之言說：『書中』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此言是作者以慣用正言若反之法，道出了《紅樓夢》的宗旨。上述一段話，如果反其意而理解，不正是《紅樓夢》的『真正價值嗎？』如果《紅樓夢》缺失了這種價值，它也就

喪失了其反名教、反正統的意義了。正是因此，有人才將《紅樓夢》第一回稱為全書的綱。

其二，《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的這「一塊」，過去學界談論的不少了，但應與全書總旨相結合，而不應受作者的瞞哄，當作「無稽」、「荒唐」之言。《紅樓夢》是所剩一塊頑石因不得入選補天，「日夜悲號慚愧」之結果。脂硯在甲戌本側批曰「剩下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此話對石頭補天無材，補地不能，表現了憤然不平之氣，是作者悲慘經歷的真實寫照。因此，王國維曾說《紅樓夢》是「寫關於人生憂患意識的宇宙之大著作」，「是悲劇中的悲劇」。

其三，石頭的「荒唐」、「無稽」之言是大有深意的，不可等閑視之。《紅樓夢》中有許多類似的描寫，有的是夢幻色彩，有的是無稽之談，有的抹上神話色彩，這些都亦如脂硯齋所示：「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書中所寫「神瑛灌溉、絳珠還淚」，「木石前盟、金玉良緣」，「甄寶玉、賈寶玉」，「甄士隱去、賈雨村言」，「《好了歌》及其注」以及太虛幻境、薄命司冊等，其意蘊和理喻之深廣，都與《紅樓夢》立意宏旨有關，應剝開表面神幻的外衣，體味作者的真意。正如作者開章引言：「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

其四，作者以女媧煉石補天神話為起始構建《紅樓夢》故事，說明作者有補天之意，其「日夜悲號」是因為「不堪入選」而「自怨自嘆」，是「慚愧」「無材補天」。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紅樓夢》也是一劑補天的藥方。無須諱言，這是作者世界觀消極因素的流露。他的這種消極因素影響到了《紅樓夢》的創作。須知曹雪芹是舊世紀最後一位文化偉人，也是新世紀最早的一位文化偉人，新的和舊的思想在他身上并存。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他雖然帶有舊時代的烙印，但絲毫不影響《紅樓夢》作為新的文化標志而載入史冊。

